

那年春天，那棱格勒河的水

更多的时候，那棱格勒河不像河，而像是被昆仑山吹来的如刀刃般的烈风在广垠的荒原上犁出的一条条深深浅浅的沟。

那棱格勒河发源昆仑山东段的雪莲山，在昆仑山的水系中微不足道，有“万山之祖”之称的昆仑山是数十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主要河流有叶尔羌河、喀拉喀什河、玉龙喀什河、克里雅河、尼雅河、安迪尔河等等。那棱格勒河与它们相比，无论河的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天然径流量都犹如巨人与侏儒一般。我多次穿越那棱格勒河，在接近格尔木的时候，我看到的那棱格勒河没有伟岸的河床，宽阔与它毫无关系。更多的时候它似乎是一条季节河，秋天、冬天，水量不足的时候，它更喜欢在地底下流动，地面上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水。只有夏天的时候，雪水从昆仑山汇集而下，由西向东，在长达几十公里的荒原上，化身无数条小小的溪流，安详地、温情地流向她的归宿——东、西台吉乃尔湖。因为它的组成形状很像蒙古族姑娘头上梳出的小辫子，所以，世居于此的蒙古族便给它起名辫子河，那棱格勒河就是梳在柴达木盆地头上美丽的辫子。

然而谁也想不到 2011 年的春天，本来安详的那棱格勒河发脾气了。突然间，它从一个温顺的小姑娘变成了恶妇，满头的辫子散开来，铺满了荒原。它带着巨石、泥沙、树木、草屑和水流冲击大地的咆哮声，铺天盖地向着东方狂奔，大有要毁灭一切生灵之势。

很多人事后都回忆起它当时狂暴的样子。有人说它的浪头最可怕，足足有两层楼高，浪头所到之处带走一切，河滩里到处翻滚着河水从昆仑山带下来的石头。有人说水面的漩涡最可怕，在几十公里宽的荒原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漩涡，每一处漩涡都深不可测，发出死亡的信号。有人说它发出的声音最可怕，那是一种夹杂着哭泣的咆哮，每一声都叫得人心肺疼。甚至还有人初见那场大水时产生了幻觉，认为那不是真实的，因为他每年都穿过那棱格勒河几十次，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水。

这场洪水究竟有多大，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这是因为没有人见过它狂暴的全貌，也不会有人见过它的全貌，但是有两点却可以说明它有多么可怕。第一是人们测得那棱格勒河洪峰的瞬时流量达到了每秒 800 立方米，而我们的母亲河——黄河的常年径流量也才 500 多立方米。二是这场洪水过后，它的母亲湖总面积近 200 平方公里的东、西台吉乃尔湖也无法全部容纳它，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棱格勒河的洪峰出湖而去，在下游形成新的湖泊。这就是现在来柴达木盆地的游客必定打卡的网红点——水上雅丹。

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极大地威胁着与东、西台吉乃尔湖毗邻的涩北气田。经过几天几夜的奔淌，洪水水头已经疲惫不堪，还有一部分水头向着它的新家——水上雅丹流去，但余势仍然十分威猛，它冲毁了 100 多米的防洪堤，扑向涩聂湖以北那片广阔的盐滩。一时间，涩北气田上百平方公里的生产区域变成一片汪洋，多个采气场站被洪水包围，成为汪洋中的孤岛。

涩北气田告警、告急！这是中国的第四大气田，年产天然气达到 50 亿立方米，是涩宁兰（涩北—西宁—兰州）管线的主要供气地，每日向外输送 1600 万立方米天然气，一旦气田被淹，生产停止，西宁、兰州、拉萨、银川、甚至更远的地方就有 1600 万个家庭因没有燃料而断炊。

难道多灾多难的涩北气田又将遭受新一轮苦难吗？人们的心痛苦地抽搐着，他们记得2010年初冬，涩北气田就曾遭遇过一场大洪水，著名的达布逊盐湖的湖水大面积侵入涩北气田，坚硬的盐壳在水的浸泡下放弃抵抗，任由它浸入地下，把埋深近2米、长达30公里的涩格天然气管线抬升到地面，像一条蛇漂浮在水上。危情震动了省府西宁、首都北京，涩北气田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在天寒地冻中整整奋战了45天，才保住了管线，保住了生产，谁料上一波洪水的灾害尚未完全消除，新一波洪水又来了。

涩北气田位于柴达木盆地东部三湖(达布逊湖、涩聂湖、台吉乃尔湖)坳陷。1964年10月至11月，青海油田为了在柴达木东部取得勘探突破，在这里部署了一口探井——北参三井，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石油。钻至井深3058.18米，经测井未见油层，决定提前裸眼完井，并安装简易井口。12月25日，在拆卸钻机和转运设备的过程中，井口出现了长达1075米裂缝，至帐篷内的保温煤炉，并喷出天然气，冲天的火焰立即燎红了半个夜空。专家估计这口井日喷天然气可达100万立方米以上，由此，一场意外的大火让人们发现了涩北气田。其间青海油田多次组织人员，想了种种方法灭火，甚至用到爆破法，但都因为地层压力大，火势凶猛而无功而返。其间，因为柴达木盆地地广人稀，工业基础薄弱，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一直没有提到日程，这火竟然一着就着了24年，直到1998年，青海油田大规模开发天然气，地层压力下降，大火才慢慢地熄灭。人们发现，当初只有几十厘米的井口在大火的持续燃烧下，已经变成直径十余米、深达十余米的大洞，像是在大地上弯出的一个伤疤，诉说着往日的无奈与悲伤。

转眼来到1976年，青海油田为了弄清涩北天然气的储量，组织开展涩北天然气勘探会战，成立局天然气勘探会战指挥部，调集7个地震队、7个钻井队、3个试气队和1个运输车队等共计1400多人，在涩北一号、二号和驼峰山构造展开了天然气勘探会战。会战进展顺利，悲剧却在悄悄酝酿。11月4日，时任管理局党委常委、局革委会副主任薛崇仁、钻井处革委会副主任王警民到涩深15井现场检查该井压力情况，当打开放喷闸门察看套管压力的瞬间，放喷管线在强大的天然气流作用下，突然带动井口和旁通管线急速向反方向旋转，将井口周围的10多人全部扫倒，现场的惨烈情况无法用语言形容。经前线医疗队全力组织抢救，有4名受伤的同志脱离危险。薛崇仁、王警民，试气队指导员陈家良、技术员李松安、大班司钻张忠生、大班司机徐寅福等6人经抢救无效光荣殉职。

怎么办？当然不能看着这个当时中国第四大气田被淹没，当然不能看着涩宁兰(涩北—西宁—兰州)这条生命线中断，当然不能允许几百万家庭断火断炊。

这是一片光荣的土地，这里有着一代代光荣的传承者。人们依然记得，在钻探第一口井——北参一井的时候，3278钻井队在没有菜蔬，只有盐水挂面裹腹的情况下，创下59天10小时20分钻完井深3058.18米的盆地单井最快钻井周期等6个最高纪录。人们依然记得，在六烈士血洒荒原的当年，擦干眼泪的先驱者强忍悲痛，在涩北气田钻井8口，其中4口井获工业气流，证实涩北一号气田，发现涩北二号气田。初步探明Ⅱ类天然气叠合含气面积65.50平方千米，探明Ⅱ类天然气地质储量86.73亿立方米，首次在我国第四系地层中找到生物气层天然气田，为今后的大规模开发打下深厚基础。人们当然还记得，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为了不让漂浮在水面上的涩格管线断裂，在1米多深的水里，1000个人挖了一道沙梁，用100辆大型铲车，一百万袋沙子，垒起了水中堤坝，死死固定住管道，始终

保持了管道畅通。

集结号又一次吹响，数百人被动员起来开赴抗洪一线，在上年抗洪中涌现出来的十八勇士悉数登场、挖掘机、推土机、吊车和其它各种车辆浩浩荡荡扑向被洪水肆虐的涩北荒原。人员一分为三，一支支精干的小分队被派出去，探寻来水的源头，寻找下泄的渠道。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他们需要在不了解地形和水情的情况下，不断涉过几十米、上百米宽的水流，去观察和探测，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这又是极重要的工作，他们是抗洪指挥部的眼睛，观测到的第一手资料是决策的关键。他们背着水和干粮，从早上工作到晚上，不止一个人在洪水中迷失方向而无法返回营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野地里待上一夜，等待太阳升起再回家。他们经常滑落在水中，一名员工涉水时在浮着冰块的洪水冲击下，腿肚子抽筋，整个身体倒在水面上，眼看就要被冲走，幸好前面的人向他伸出探水的木杆，才幸免于难。一名员工不知道在水里浸泡了多长时间，在营地换穿鞋袜时惊奇地发现，他的10个脚趾盖全部脱落了。

一部分人坚守着场站，他们一边采气供应管道，一边投入抗洪。在第一波洪水袭来时，他们没有害怕，没有转身逃走，而是面向着洪水筑起堤坝，他们拿起一切能用的工具，挖出盐土，装填沙袋，一层层垒起来，洪水升高一尺，他们就把沙袋垒高一尺半，洪水升高两尺，他们就把沙袋垒高三尺。没有时间睡觉，从黎明到夜晚，再从夜晚到黎明。这个仅有十余人的场站，在四面被水包围的情况下，他们连续奋战几天几夜，筑起一米多高、100多米长的围堤，硬生生地把洪水拦在了外面。

更多的人奋战在防洪大堤上。他们要做的是筑起一条新的堤坝，把洪水拦在堤坝外。那是机器轰隆隆的场面，那是人流在泥水中穿梭不停的场面，那是人与水斗的场面。一车一车的石块、钢筋和装着粘土的沙袋从远方运来，填下去，有时能在水中留个影儿，有时连个影儿也见不着。但没有关系，有影儿的地方少填点材料，多用点心。没影的地方多填点材料，多流点汗，他们有信心、更有耐心。终于，一条新的堤坝出现了，并且一米一米地向前延伸，堤坝向前一步，洪水就向后一步，被挤压着流向别处。

那些日子里，所有的人黎明即起，一点点地筑坝排水，直到太阳收了光芒，大地被黑暗笼罩，才肯停下来休息。在决口最终合龙的关键时刻，因为被泥水阻挡，大型机械无法使用，只能靠着人力去堵塞。一支40人的队伍派来增援，他们中午到达，没有喘一口气就立刻投入到抢险中，石块从一双手转到另一双手，沙袋从一个肩膀移到另一个肩膀，没有人算过抱了多少石块，扛了多少沙袋，甚至连太阳没入了地平线也都没有计较，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在午夜前堵住最后一个缺口。合龙的口子一点点缩小，水流却也愈发湍急，投下去的石块、沙袋有时会被水流冲走，站在最前面的人说，再来！这仿佛是战斗的号令，传递沙袋的第二个人对第三个人说，再来！第三个人对第四个人说，再来！于是整支队伍都传递着这个简单的词语——再来！再来！再来！

终于，午夜的月亮升了起来，堤坝合龙了，但没有欢呼，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累瘫了，他们选了一片高地，就地躺下，围着一堆篝火，香香甜甜地睡了一觉。

抗洪结束后，北京石油总部领导前来检查防洪工作，慰问抗洪员工。但直到这时，涩北气田的生产区仍然遍地泥泞，一般车辆无法通行，情急之下，只能调来一台挖掘机代替客车前往。总部领导就蜷缩在挖掘机的泥斗里，听取抗洪工作汇报，检查修复的堤坝。在

颠簸了几个小时后，到达目的地后，总部领导说，这里有一支钢铁的队伍，相信再大的洪水，你们也能战胜！

能吗？一定能！

那时，太阳正要落下，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的霞光。那曾经的声音正从远方飘来——再来！再来！再来！